

英语专业学生第二外语课堂中的超语实践研究

武欣哲¹, 赵玉荣²

1. 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0

2.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0

DOI:10.61369/EIR.2026080008

摘 要 : 随着多语教育的发展, 超语实践 (Translanguaging) 对传统的单语观提出挑战。本研究以某高校二外教师和英语专业学生为对象, 基于半结构式访谈与问卷, 探究第二外语课堂中师生超语实践的策略、影响因素与态度。研究发现, 师生能够策略性整合汉语 (L1)、英语 (L2) 及第二外语 (L3), 将 L1 与 L2 作为 L3 习得的重要中介, 从而提升教学与学习成效。

关 键 词 : 超语实践; 态度; 第二外语; 多语主义

A Study on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s in the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for English Majors

Wu Xinzhe¹, Zhao Yurong²

1.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 066000

2. Schoo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at Qinhuangdao, Qinhuangdao, Hebei 066000

Abstract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lingual education, Translanguaging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monolingu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focuses on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L3) teachers and English-major students at a Chinese university. Employing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it investigates the strategie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attitudes regarding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s in the L3 classroom.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eachers and students strategically integrate Chinese (L1), English (L2), and the target L3, utilizing L1 and L2 as important mediators for L3 acquisition, thereby enhanc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Keywords : translanguaging; attitudes;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multilingualism

引言

当今全球多语交流已成常态, 然而单语主义仍在教育领域占据主导。超语实践旨在挑战传统单语观念, 为调动多语者全部语言资源提供新路径。在我国英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背景下, 师生已有的汉语 (L1) 与英语 (L2) 或可成为习得第二外语 (L3) 的潜在资源。目前国内外关于该特定场景多语资源融合运用的超语实践探索尚属空白。本研究旨在探究此类多语课堂中师生如何进行超语实践、其影响因素及相关态度, 以优化教学效果, 提高多语资源的运用程度。

一、文献综述

“超语”这一概念最初由威尔士教育家威廉姆斯 (Williams) 提出, García (2009) 将其引入语言教育, 用来指双语者打破语言边界实现沟通潜能最大化的实践。不同于语码转换, 超语实践是超越传统语言界限的概念, 倡导一种“多语路径”, 即运用学习者的全部语言语库来管理社会与认知互动 (李崑, 2018)。超语实践打破了语言、语言变体、副语言及语言之外的界限, 不

仅是不同语言资源的混合, 也是新的社会空间中不同身份的表达和协商 (鲍敏、李崑, 2022)。李崑和沈骑 (2021) 表示学习语言的目的是成为双语者和多语者, 而非成为另一门语言的单语者。研究表明, 母语通过维持课堂秩序、降低焦虑情绪以及促进理解等方式, 对目标语学习产生积极影响 (Rabbidge, 2019)。近年来, 国内研究已关注教师能动性 (郑咏滢、邱译曦, 2024)、教育规划制约 (沈骑、陈智平, 2024) 以及跨语言对比的促学效应 (吴瑾、罗思颖, 2025)。然而, 聚焦于英语专业学生第二外

作者简介:

武欣哲,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翻译、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

赵玉荣,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叙事话语分析、互动语言学、二语习得。

语课堂这一特定场景，即学习者已掌握汉语（L1）与较高水平英语（L2），致力于学习一门新语言（L3）的研究仍显不足。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中国北方某高校英语专业二外课堂的4名教师（分别教授日、法、德、西班牙语）及72名学生（男10，女62）。学生母语均为汉语，已完成至少一年英语专业学习，具备英语日常交际能力。教师背景见表1。

表1 教师背景信息

教师	专业	第二外语教学经验	教学背景
教师 A	日语	10 年	日本留学；兼教专业课
教师 B	法语	10 年	参与多语种教学培训
教师 C	德语	5 年	专注为英语专业二外教学
教师 D	西班牙语	1 年	曾任公选课教师；二外经验较浅

（二）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从超语实践的视角，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1. 师生如何在第二外语课堂上运用语言资源进行超语实践？
2. 影响其超语实践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3. 师生对超语实践持何种态度？

（三）研究方法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在数据收集阶段，对4名第二外语教师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时长约15—20分钟，录音转写为文本，形成质性分析的基础语料。同时，向72名学生发放自编问卷，经预测试优化题项，问卷数据则主要使用描述性统计进行分析。在数据分析阶段，本研究对访谈文本的分析采用质性主题分析，并辅以 Python/Jieba 词频统计进行三角验证。

三、结果与讨论

（一）教师与学生在第二外语课堂中的语言使用情况

1. 教师的语言使用

表2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语言使用情况

	汉语（L1）	英语（L2）	第二外语（L3）
教师 A	65%	5%	30%
教师 B	50%	20%	30%
教师 C	40%	20%	40%
教师 D	40%	10%	50%

对四位教师的访谈显示，四名第二外语教师均在其教学过程中进行了超语实践。面对零基础学习第二外语（L3）的英语专业学生，所有教师均将汉语（L1）作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以确保基础内容的可理解性（见表2）。同时，教师们策略性地将英语（L2）融入教学，利用英语与法语、德语、西语之间的语系亲缘关系，促进正向迁移。

2. 学生的语言使用

学生在二外学习中普遍依赖多语资源，超九成学生借助 L1/L2 辅助单词记忆与语法理解，近半数学生使用多语资源完成作业，约四分之一用于课堂交流与课外拓展。这表明当学生学习一门新语言时，使用其他语言资源来辅助完成基础语言学习任务是必要的，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也需借助其他语言资源。值得注意的是，超八成学生倾向于使用英语而非汉语作为主要的辅助语言（见图1），这凸显了英语（L2）在其多语资源体系中的核心中介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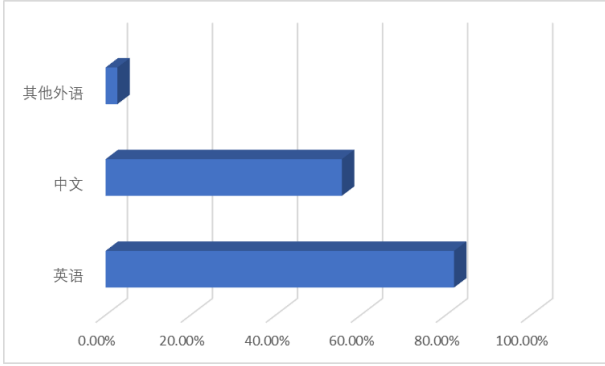


图1 用于学习第二外语的语言

（二）影响教师与学生超语实践的主要因素

1. 影响教师超语实践的因素

在半结构化访谈过程中，研究者询问了教师为何在教学中使用多种语言资源，以探究其超语实践背后的考量。经总结，原因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学生因素、教师因素、教学内容以及课程与学院要求。

访谈显示，学生因素是驱动教师超语实践的首要考量。教师们普遍表示会基于学生的外语水平、专业背景及理解反馈，动态调整课堂语言的使用。例如，教授日语和法语的教师（A、B）明确表示，为降低理解门槛，会对英语专业学生更多使用汉语（L1）或借助英语（L2）进行对比教学。而教授德语和西班牙语的教师（C、D）则强调了根据学生实时反馈灵活切换语言的教学调整过程。这表明，超语实践并非随意为之，而是一种高度以学生为中心的适应性教学策略。

其次，教师的个人因素，如其教学理念、语言水平和教学经验等也对其超语实践有一定影响。一方面，教师希望通过使用学生熟悉的语言来促进其对内容的理解，从而提高教学效率、节省时间。另一方面，语言选择受教师个人的语言背景及其对语言的态度影响。例如，教师 A 的英语基础不是很好，因此课堂上的英语使用相对较少。教师 B 和教师 D 在大学期间都曾将英语作为第二外语学习，并且在学习自己的专业语言时也经常使用英语作为辅助，因此在教学中更倾向于将英语与所教语言进行比较学习。而教师 C 则认为语言使用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随机性，更倾向于语言的运用。

另外，教师课堂语言的使用与具体教学内容密切相关。例

如,教师C指出,她在教授语音时经常使用其他语言资源:“发音肯定是用德语进行,但也会和汉语、英语做对比。比如,英语某个词有音标,看到音标才会读。但德语是知道发音规则后,听到音就能写出来。每种语言在发音对比方面都有不同的方式。”教师A和教师B均认为,在教授翻译和篇章时他们会进行语言转换,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内容含义。教师D对语言使用和教学内容的划分更为细致。她指出,在教授词汇时,她会先用汉语介绍某个单词的中文意思,以便学生对这个西班牙语单词有具体的认识。在讲解课文或运用词汇时,则更频繁地使用西班牙语。但在涉及语法时,她倾向于使用英语,通过对比使学生对语法结构有更深入的理解。

最后,教师语言的使用也与课程与学院的要求有关。教师们一致表示,由于他们教授的是第二外语,主要面向的是零基础的英语专业学生,教学内容与要求相对简单。因此,学院对其课堂教学语言没有严格限制。与之相比,学院通常会对教师在专业课中的教学语言有所要求,在部分专业课中,教师通常会使用全英教学。

总之,教师在课堂中超语实践的原因,主要源于学生的实际需要,而教师的个人因素、教学内容以及学院和学校的要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多语资源的使用。

2. 影响学生超语实践的因素

影响学生超语实践的原因主要包含两方面。首先,学生在第二外语课堂中语言的使用与教师态度有关。在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第二外语的过程中,近八成的参与者认为他们的老师“总是”或“经常”允许他们使用其他语言学习。这表明,第二外语教师对学生在课堂中使用其他语言资源的限制不多。教师允许学生在第二外语课堂中使用其他语言资源,而非要求学生在课堂上使用纯粹的第二外语,这是学生进行超语实践的重要支撑。

其次,影响学生超语实践的原因与语言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关。相较于使用学生更加熟悉的母语(L1),更多学生选择倾向于使用英语(L2)来辅助第二外语(L3)的学习。究其原因,可能在于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均属印欧语系,其语言内部联系紧密,如具有大量的同源词、语法结构具有相似性等。学习者可以借助其原有的英语知识可以与目标语学习快速建立联系。此外,日语中也存在大量源自英语的借词。由此可见,学生语言的选择与语言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关。

(三) 教师与学生对待超语实践的态度

1. 教师对超语实践的态度

教师对超语实践的态度直接影响其课堂语言选择。为更客观地捕捉教师访谈中隐含的关注焦点与态度倾向,本研究对四位教师的访谈转录文本进行了词频统计。其中,英语(L2)作为语言资源之一在教师的超语实践中占据中心地位。“英语”以109次位居所有词汇之首,远超各具体目标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日语)。这表明英语在教师超语实践认知中具有核心中介作用。教

师普遍将英语视为连接汉语(L1)与第二外语(L3)的关键桥梁与理解工具,印证了前文所述“学生普遍依赖英语辅助第二外语学习”的发现。其次,高频词中富含表达认知与态度的词汇(如“觉得”、“可能”、“了解”、“比较”、“理解”),这反映出教师使用超语策略多为情境化的、以教学效用为导向的主动设计。

量化文本分析从语言使用的频率层面反映出,在英语专业第二外语课堂中,超语实践是一种以教学效用为核心、以英语为关键中介、由教师主动设计与调整的策略性行为。教师话语中“英语”词频的压倒性的存在,不仅是语言亲缘性的体现,更是对英语专业学生既有优势语言资源的充分运用。多数教师认为超语实践对学生学习第二外语具有正迁移作用,对在课堂上进行超语实践持积极态度。

2. 学生对超语实践的态度

关于学生对超语实践是否有助于第二外语学习的态度,研究者设置了一个0~10分的滑动条供学生评分。学生平均评分为7.36分,这反映出学生认为超语实践对学习第二外语起到积极作用。超九成学生认为在课堂上使用其他语言交流有助于其第二外语的学习。

此外,研究者探究了学生认为借助其他语言学习第二外语时最有帮助的几个方面,结果如下:多数学生表示使用其他语言资源学习第二外语对记忆词汇或发音、理解语法规则等抽象概念,促进跨语言对比等方面有实际帮助。此外,超语实践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降低学习焦虑、增强学习信心。这一结果表明,从学生的角度来看,超语实践有助于第二外语的学习,并体现在对知识的理解与学习,语言之间的对比,以及对学习情绪的积极作用上。

四、结语

本研究聚焦中国高校英语专业学生的第二外语课堂,考查了师生的超语实践表现、影响因素及态度倾向。研究发现,第二外语课堂中师生双方均进行了超语实践,主要体现为多语资源(汉语、英语及第二外语)的整合运用。第二外语课堂中的超语实践主要受教学实用主义驱动。影响超语实践应用的关键因素与学生的语言基础、教师的多语能力、教学内容、学院要求等方面有关。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问卷调查可知,师生双方对超语实践普遍持积极信念。超语实践不仅有利于推动课堂组织和提升教学效率,还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语言、调节学习情绪(郑咏滢、邱译曦 2024),从而更深入地感受不同语言背后的文化,提升学生的跨文化水平。

目前,超语理念在中国外语教学领域的引入仍显不足。具体而言,从教育规划层面看,过往的外语课堂普遍以中英混合或纯英语教学为主流做法,而充分调动多种语言资源的超语教学方

式，在实践中仍属少数（郑咏滢、安宁 2022）。本研究可为教学实践提供以下启示。如教师可突破单语桎梏，重视学生的多语身份，根据学生需求动态调整语言使用，提高教学效率和水平（沈骑、陈智平 2024）。另外，学生应树立正确的超语意识，以积极的心态去协调多语种的学习（杨婧媛，2023），灵活运用多语资源解决学习困难，提升自身的跨语言敏感性与批判性思维。

尽管本研究具有一定意义，但仍存在以下局限性。本研究的

研究对象的人数和年级层次相对不足，超语实践的形式与功能可能不够全面和具有普遍性。再者，本研究中间卷数据的编码分析过程由作者单独完成，可能引入主观偏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客观性不足。未来研究者可进行并纵向追踪研究，探究不同机构及地域间超语模式的异同，或可以结合课堂视频分析，增强混合研究策略，并衡量多模态资源（如 PPT、手势等）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Garc í a O. (2009).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Li W. (2018). Translanguaging as a practical theory of language. *Applied Linguistics*, 39(1): 9–30..

[3]Rabidge M. (2019). *Translanguaging in EFL Contexts: A Call for Change* (1st ed.). London: Routledge.

[4]鲍敏，李巍．“超语实践”理论的来龙去脉——李巍教授访谈录 [J]. *中国外语*，2022(3): 64–68.

[5]李巍，沈骑．超语实践理论的起源、发展与展望 [J]. *外国语*，2021(4): 2–14.

[6]沈骑，陈智平．超语实践视域下的中国外语教育规划：问题与路径 [J]. *外语界*，2024(1): 14–22.

[7]吴瑾，罗思颖．EMI环境下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学科概念学习中的超语实践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25(3): 38–49+91+146.

[8]杨婧媛．2023. 基于超语实践的外语专业复语型人才培养探索——以汕头大学为例 [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39(5): 86–93.

[9]郑咏滢，安宁．超语研究十年回顾：理论、实践与展望 [J]. *外语教学*，2022, 43(5): 1–7.

[10]郑咏滢，邱译曦．“全英文”学科课堂中的超语实践与知识建构 [J]. *外语界*，2024(1): 23–31.